

祖先智慧的寶石—代序

洪惟仁

台灣俚諺，依據我粗略的估計，將近有七千條。台灣總督府編的《台灣俚諺集覽》收了四千五百條左右，片岡巖的《台灣風俗誌》、〈台灣人的諺語〉收了一千三百餘條，吳瀛濤的《台灣諺語》收了三千六百餘條，加上其他俚諺集零星文章及辭典所收，除去重複者不計，共約一萬條，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。

這一萬條俚諺可分為三種。

第一種是成語，如【牛腸 馬肚】、【鼓井底 水雞】、【目珠 大細蕊】、【儂來客去】、【三不五時】……等。這一類可以說是為了補充或美化詞彙而創造的。是詞彙的延長，和抽象的人生經驗不太有關係。

第二種是歇後語，可以說是詞彙的謎語，如【領頭 生瘤——拄著】；【瘡痍=个 落崎——知知】；【缺喙=个 食米粉——看現現】。

第三種是諺語，是基於人類細密的觀察和人生經驗所創造，經過無數人彫琢，沿用而成的簡潔語句。這一種又可分為三類：

第一類是格言。這類格言大部分是採自古書，而以台語讀出。它不專屬於台語，是所有漢文化圈的共同文化遺產，不但漢族沿用，即連朝鮮、日本、越南都採用。如【忠臣 不仕二主、烈女 不事二夫】、【惡有惡報、善有善報】、【人死 留名、虎死 留皮】、【人之初、性 本善】……這一類因為是古漢語，大部分只流傳於士大夫之間，只有少部份在一般庶民之間流傳，並且隨著漢文教育的荒廢急速失傳。

第二類是俗諺。是就一般風俗習慣，歸納成簡潔語句，以為教育或規範禮俗儀節、或只附著於民俗現象的諺語，當禮俗或民俗改變時，這一類俗諺便遭到淘汰的命運了。如【肉 愛予儂食、骨 袂使予儂齧】、【袂曉扑紐仔 毋通嫁翁】、【儂查夫、無儂查某】、【查某囝 得田皮、後生 得田骨】、【孤齒 食姑米】、【年頭飼雞栽、年尾 做月內】……這些舊時極為重要的諺語，因為風俗習慣的變遷，變成不合時宜，已經失去意義，所以社會上已不再流傳，久之將成死諺。

第三類是哲諺，這一類諺語有些一開始便具有哲學意味，但有一部分原本是俗諺，經過長久使用之後，不斷被引申，擴大了意義，所以即使風俗習慣改變了，它仍然繼續被當成哲諺在民間流傳。

如果說諺語是人類智慧的結晶，則哲諺便是寶

石，是人類智慧的精華。台灣哲諺是台灣人祖先為後世子孫所留下最寶貴的語言文化遺產。

【一好 佻一哇，無兩好 通相排】、(有好就有壞)

【嬌穠(美醜) 無比止，佻意 卡慘死】(情人眼裡出西施)

【中主儂意 便是好工夫】

【初三四、月眉意，十五六、月 當圓、廿三四、月暗冥】

【父母 痛㗎 長流水，㗎 孝父母 樹尾風。】

這些是永恆的道理，無論任何時代都不可改變的。它原本就不屬於俗諺之一類，是台灣人祖先長久對自然的觀察，及不斷累積的人生經驗。

至於原來屬於俗諺，而今尚可適用的，諸如：

【儂跤跡 有肥】(人腳跡有肥)

這句話起源於泥地板時代，因為客人多，由外面帶來塵土，因常常踐踏，致使地板越來越厚，經過一段時間，必須用鋤頭鏟平。如果客人少，地板就不容易厚起來。正如格言所謂「貧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」，客人多是一個人發達的象徵，無論是多金之富或學問之富，都是好事，所以「儂跤跡 有肥」有鼓勵人好客之意，雖然現在已很少有泥地板，進公寓為客甚至要脫鞋以示有禮，極少人能體會「儂跤跡 有

肥」的道理，但這句話仍繼續在流傳。

【屎罌仔 愈撓 愈臭】（糞坑愈攪愈臭）

【屎罌】（音學）是毛坑。三四十年前鄉下家家戶戶都有「屎罌」。屋外挖個坑，架上兩條木板，搭個草棚，就可大便，一面大便一面欣賞【屎罌仔蟲】在毛坑裡自得其樂的游泳，香氣噴鼻的氣象，想四十歲以上的台灣人當記憶猶新吧。但曾幾何時，「屎罌」改為日式的【便所】，再改為「文化便所」（抽水馬桶），又是WC，又是【化妝室】，年輕人已不知【屎罌仔】為何物了。然而此諺仍繼續流傳。

當然，台灣哲諺也是隨時在改進的，像【一府 四縣 遊透透】現在改說【台灣頭尾 遊透透】或【台灣頭 行徠（到）台灣尾】；【狗 吠飛鳥】（無濟於事，多此一舉），火車開通之後改說【狗 吠火車】；【輸儂 毋輸陣，輸陣 卵鳥（陽具）面】因為粗俗，改說【輸儂 毋輸陣，輸陣 歹看面】。汽車交通發達之後，交通事故頻發，司機遂成危險行業，因而新生了【司機 紅衫 穿一半】或【計程車司機 紅衫 穿一半】的諺語。

台灣諺語不但充滿了智慧，並且構思與修辭也非常巧妙。譬如上舉：

【初三四、月眉意……】

簡直就是一首詩。

【父母 痛ㄟ 長流水，ㄟ 孝父母 樹尾風】

美得令人心酸。

【狗 吠火車】（無濟於事）

把現實習見的「狗」和「火車」構思在一起，栩栩如生，比起「無濟於事，多此一舉」顯然是有力多了。

【屎𦍋仔 愈撓 愈臭】

比「愈描愈黑」不但更為遒健，也更辛辣。

有一些人以爲我研究台語只是爲了興趣，或者只爲了滿足鄉土情懷，我不否認這是原因之一，但是如果台語是粗俗的、沒有文化的，我不可能持續二十幾年，一直把研究台語當成我的終生職志。

正因爲台語是這麼深刻，這麼有趣，讓它被膚淺、粗俗，沒有現實社會文化基礎的語言摧殘、踐踏，祖先留下的語言文化遺產日益殘破，祖先的智慧寶石被視如糞土，我不禁感到太可惜、太不忍、太憤慨。所以我不但要研究它，並且要保護它。

「台灣哲諺」的蒐集研究，是我台語研究的項目之一，並不是全部。但我非常謹慎在進行。

我先是蒐集了能夠蒐集的文獻，加以細心研讀。然後從七千餘條諺語中選擇了二千餘條哲諺，製成卡片，並按其意義，加以分類。這二千條之中有一些是

前人說明不清楚，我無法理解的，有些因為只有漢字，不標音，我也不敢隨意亂讀。我必須一條一條去請教阿公阿婆，務必了解其本義，引申義而後止。在我進行訪問的過程中，我也不斷蒐集到前人未著錄的諺語。每蒐集到一條新諺語，每了解到一條以前不明白的諺語。我就感到非常興奮。這是我研究台語最大的樂趣。

近年台語研究成了熱門，不但台語字典紛紛編纂，諺語專著也出了幾本。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品質都不太高。

第一、日據時代出的俚諺專書，每一本都有假名注音，但戰後所出的，沒有一本有注音，即連難讀的漢字都不能精確地注音，這是一大退步。

第二、有些研究者沿襲了中國樸學家的陋習，只當故紙堆蠹蟲，從文獻中東抄西抄，不做調查研究；有的甚至分不清大陸那省諺語，都拿來充當鶴佬諺語；有的不知本義，也不知通俗流行的引申義，便穿鑿附會，胡扯一通，把老一輩的台灣人當成傻瓜；有的發揮想像力，妄以己意加以無限制引申發揮。這些反科學的作法，其實已經不是研究，而是創作了。

第三、有些抄書家不懂台語，把日本人錯字加以沿用，遂誤導了讀者。舉個例來說：有句諺語：【十

月液(sioh⁸),乞食 睏破蓆】，所謂【十月液】又名【秋後熱】，秋老虎也。所謂「十月小陽春」，入秋之後天氣轉冷，到了十月忽然熱了起來，熱得令人發昏，連乞丐都賴在床上睡懶覺，不想出去要飯了，故曰「十月液，乞食睏破蓆」。爲什麼叫「十月液」呢？這「液」字讀作sioh⁸(燒第八聲)俗作「臍」，有三義：一是汗，如手汗曰【手液】，脚汗曰【跖液】；二是衰落義，如【芎蕉 液·去】、【囡仔 直直液·去】、【生理 眞液】；三是衰而復起，如水果採收之後，再生較小的水果，謂之【液=个】，如【液茭仔】、【液蓮霧】，本字是「液」字，閩俗廣記：「閩俗立冬後遇壬日，謂之入液，至小雪出液，謂之液雨。」又作「藥雨」。「十月液」就是第三義。日人著作中，如台日典寫成「十月臍」，其餘有的寫成「十月燒」、但注音仍注第八聲。吳瀛濤「台灣諺語」延用「十月燒」，並注釋爲「熱」，後來我又看到學者抄襲他的寫法與說法，大作文章。其實「液」根本沒有「燒熱」之義。

台語研究若是不能出之以嚴肅認真的態度，而止於趕時髦，滿足鄉土情懷，對台語文化的發揚與提昇，是有害而無益的，豈不是嗎？戰前長老教會的西洋牧師們、日據時代的東洋研究者，無不是非常認真嚴謹的，今天台灣人自己研究自己的語言文化竟如此粗

疏，不負責任，實在令人失望啊！